



包頭史料薈要

第四期



R. 7. 492 / 4

色頭史料薈要

第 四 輯

包头史料荟要

第四辑目录

1	《大青山上》……………王经雨
8	十张卡片
	登云飞来的人
16	《绥远通志稿》摘
	工业(萨拉齐县、包头县、固阳设治局)
35	包钢第一座现代化高炉的建设……………关 唐
53	艰苦奋斗三十年
	——包头冶金矿山机械厂成长史
	……………青山、龚实、俊生
75	河北新村访问记……………侯仁之
84	开发西北的先驱——段绳武……………开爱华 整理
93	萨县新农试验场及其新村……………侯仁之
102	关于中央政治学校包头分校……………王 钰、赵国兴
106	包头蒙古中学概况……………白玉山
111	近代包头天主教……………韩振中
140	李海龙部“抗敌第二团”归顺
	共产党的经过……………云昌秀
148	旧绥远省的三个“独立王国”(摘)……………刘映元
153	恶霸、土匪、汉奸——王英
165	从昆都仑沟几个古城遗址看
	汉至北魏时期阴山祁连道交通……………王文楚

177	《包头春秋》……………李绍钦
181	匈奴卵翼下的卢芳割据政权 单于庭、度辽营、满夷谷 ——记东汉时期汉朝与匈奴 在包头地区的活动
191	游访包头杂记丛钞（四） 环海倚松楼西北日记（摘）……………林 竞
	解放前的发电厂全景（25）包钢一号高炉建设前的地貌（37）高炉底座正在绑扎钢筋（39）正在吊装的高炉第四节炉体（42）乌兰夫同志在庆祝包钢一号高炉建成大会讲话（46）周总理为一号高炉出铁剪彩（49）刚建成的包钢一号高炉全景（51）一九五二年包头机械厂建厂时唯一的厂房——金工、钳工车间（54）工人们以蚂蚁啃骨头的办法，用刨床插大型齿轮的键槽（59）36/400捻股机试车，填补了国家的空白（64、65）待发全国各地的双齿辊破碎机（68、69）宏伟的新车间（72、73）今日的河北新村（78）原新农试验场场部大院的正房（96）原属新农试验场的大片土地（99）萨拉齐县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114）二十四顷地教堂神甫的住房（115）二十四顷地教堂长达六里的围墙遗迹（116）小巴拉盖天主教堂大院一角（117）二十四顷地教堂的育婴堂旧址（120）二十四顷地教堂的收租房（136）昆都仑沟稠阳道示意图（168）南匈奴驻地分布示意图（184）

《大青山上》

十 张 卡 片

王经雨

游击队在柳树淖村经过一天的战斗，为了保存实力，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总结游击队建立后初次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游击队的作战能力，就撤退到大青山脚下——白石头沟村来。

游击队刚刚住下来，鬼子没有让游击队喘气，就开始用他们的实力和谣言向游击队进行了强大的攻击。他们一方面造谣说：“游击队全部歼灭了”；另一方面，又调动重兵，向萨县以东、察素齐以西、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这块平原上，展开了梳篦式的攻击。

敌人将这片地区的全部兵力都动用了还嫌不够，又从厚和（呼和浩特）、包头调来四十多辆汽车，妄图一举将游击队全部歼灭掉。敌人动员了配备有近代化武装的日本鬼子和伪军两千余人，蠢动了将近四十天，终究还是一无所获，因此就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游击队稍事进行整顿后，就又投入到新的战斗。面对这样庞大的敌人队伍，游击队就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活动方式，与鬼子展开了迂回的斗争。游击队曾经进行过武装游击小组训练，大家对这种分散的活动是熟悉的，也

很感兴趣。游击队化装起来隐蔽着活动，敌人在游击队的面前就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遇到敌人的零散活动，游击队就乘机吃一口肥肉；碰到大股的敌人，感到胃口不好消化，就暂时将他放过去。总之，战斗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游击队的手里。

不久，游击队收到准确的情报，敌人在集中大兵力搜寻游击队的同时也放出了他们的耳目。从萨县“片通司令部”派出来十个特务，配合大围攻搜集游击队的情报。

“片通司令部”的十个特务，化装成各式各样行业的人，有货郎担子、银匠、还有乞丐等。其中有一个化装成木匠的特务，从麦达召车站下车后，就直奔游击队长家中来，他来到队长家后，自称是队长的老相识，还表示关心的样子，询问队长的近况。家中人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客人的突然到来，感到很惊讶，而他倒象一个熟客一样指使人们给他烧水、作饭。从他的作风中，他的身份引起了队长二姐的注意。队长的二姐对于游击队的人和与队长经常有联系的人是很熟悉的，因为她有时也帮助游击队作些工作。她接触过游击队的人们，感到他们很亲切。当游击队的人托她去完成一件工作时，她总是很高兴的。唯独对自称是弟弟好朋友的这个陌生人，却感到他很蛮横、很生疏，从他的身上丝毫感不到弟弟的其他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谦虚和对人的尊敬。这人的作风和游击队的作风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因此，姐姐对这个人逐渐怀疑起来。在这个陌生人的身上很快地暴露了伪军人员的作风，可是他既然来了，又说是队长的好朋友，姐姐就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暗地找到在麦达召附近活动的游击小组的负责人——杨思

华同志。杨思华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敌人到自己家门口来了，哪能不接待他呢？于是他决定将这个人扣捕起来，闹清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以游击小组的名义去扣捕那人，是会打草惊蛇的，也就会很容易地暴露游击小组的情况。队长家离麦达召车站仅有一、二里路，在这个村子的东边又驻着日本鬼子的大马队。杨思华同志就利用这种情况，自己装扮成特务，从麦达召挑选了一个很可靠的青年农民，装扮成被特务扣捕的八路军的联络员。先把那个青年农民捆绑起来，两个人押着他跟在后面，几个人一前一后，直奔队长家来。当他们走到队长家门口时，杨思华同志就故意吆喝着大声问：

“这是谁的家？”

“这是一——”化装的联络员这样迟疑地说。

“说呀，快说，要不说实话就枪毙你！”

在队长家的特务这时正在吃饭，听到外边乱嚷嚷，惊慌得当即放下饭碗跑出来，鬼头鬼脑地往外看。杨思华同志紧紧盯着他，看到他显露出来的惊慌样子，就愈对他注意了。那人看看杨思华同志，准备溜掉。

“站住！”有人命令似地盯住特务。

特务站住了。指导员跑到他跟前，怒目问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木匠。”

“你从哪儿来？”

特务张口结舌地没有立刻答上来，杨思华同志便又紧接着问：

“你不是木匠吧？看你的样子不是一个好人。”

“你是不是八路军的侦察员？快说！”

指导员的声调仍然是严厉的，但特务一听问他是不是八路军的侦察员，他逐渐清楚了，惊慌的表情消逝了。

“我不是八路军的侦察员，我是木匠。”他心平气和地说。

“你是木匠会做木工吗？”

“会做，会做。”他点头哈腰地答复着。

“那好吧，把他带到车站去做木工去。捆起来！不要让他跑掉！”

指导员的话音刚一落，上去两个人把特务紧紧捆起来，特务哼哈咳哟地叫喊起来。

“不准叫喊！把他俩都押起来！”于是人们连推带拉地把特务和那个化装的联络员锁在一起了。

“你是因为什么被他们捆来的？”特务试探着问化装的联络员。

化装的联络员故意象是生气地说：“这些坏蛋说我是八路军的探子，并且还说我给×××当过通讯员。”

“你是不是当过？”

“我……”化装的联络员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没有当过，可我给送过信。”

“你认识这些人吗？”特务接着问道。

“我不认识，这几个坏蛋是从厚和来的。”

恰在这时外面有人开门了，化装成特务的杨思华同志要把捆起来的有通八路军嫌疑的两个人送到车站去，并命令说：

“把这两个探子紧紧地捆起来，不准跑掉！”

人们用劲地捆绑特务时，特务乞求地说：

“队长先生，请你不要捆我，我不跑，我一定跟着你去车站。”

“捆紧！不要听他的鬼话，我们受的欺骗太多了。”

特务看指导员的态度很坚决，于是他又改变了办法，他说：

“队长，队长，请你到我这来，我有话向你说。”

指导员向那个特务跟前凑了凑：

“说啥，快说！”

“我是……”

“快说，你是什么？”

“我是……队长，你来，我有一个东西给你看看。”

“什么东西？快拿来。”

“队长，你看，我的两只手被捆着怎么能拿？”

“你说吧，在哪儿放着，我来拿。”指导员一边说，一边走近特务的身旁。

“队长，我实在委屈，我受不住，是怨我，我……”接着他的嘴凑到指导员的耳朵上说：“这东西就在我耳朵里放着。”

指导员往特务的耳朵里一摸，从特务的耳朵里抽出了一个细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大日本皇军片通司令部。”

指导员看了看纸条，笑嘻嘻地问特务：“你真的是吗？”

“队长，你看这还能撒谎。我是啊！您快把我放开吧！我实在吃不住了，咱们还是……”

“咱们还是一家人哪！”指导员接着说，“不过，朋友，还得委屈一会，咱们到车站再说吧！”

当杨思华同志带着特务要走时，已有三、四个武装游击小组胜利地完成捉舌头的任务，在这里集中了。他们各自汇报着自己的战果，描述着特务的嘴脸。就在两三天之内，敌人放出来的配合武装“大扫荡”的十名特务，被游击队捉到了八个，这八名特务有的是游击队直接扣捕的，有的是群众自己扣捕后转交给游击队的，有的是群众协助游击队扣捕的。例如有一个化装成银匠的特务，当他正与三个妇女作买卖时，就被三个妇女识破扣捕了。余下的两个特务，还没有被游击队抓到。听完大家的汇报后，很快地就又派出武装游击小组去“迎接”他们。

武装游击小组在出发之前研究了路线。当游击小组正走在西习力气村的南面和麦达召车站正东的路上，恰好遇到两个土不土、洋不洋打扮的人，他们既不象农民，又不象商人，匆匆忙忙地直奔麦达召车站，看样子他们是在陶思号一带活动后，已经完成了任务，兴致冲冲地准备回去报功。谁想，冤家路窄，在这里又偏偏和游击队碰了个满怀。

“老乡，等一等，借个火用用。”一个游击队员很机警地说。

两个特务为之一震。支支吾吾地想把武装游击小组哄开。游击队员几个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光，容不得再和他们磨蹭时间，凑上去就逮捕了他们。

“点点数吧，同志们。”

“一、二、三、四……八、九、十。”

整整十张“大日本皇军片通司令部”的条子，这就是十个特务罪恶的证据。

“对一对，没有错吧？”

十张条子放在一起，同样的长，同样的宽，又同样是软绵纸的。

武装游击小组会合了，为胜利而高兴。敌人这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不仅在军事上没有得到任何便宜，就是放出来的耳目也全部被游击小组消灭掉了。

登云飞来的入

王经雨

游击队的成长和壮大，是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分不开的。有人把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比喻为鱼和水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不依靠群众，不联系群众，游击队的活动是难以设想的，因此，当人们想到过去的游击队的生活，也就很自然地想到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群众不止一次地给游击队通风报信，使游击队摆脱了敌人的包围；也不止一次掩护过游击队，躲过了敌人的耳目。游击队就是在群众的帮助下，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和敌人周旋，开展着游击队的胜利活动。

那是在最紧张也是最艰苦的时期，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游击队集中在纳令沟，大家都正在沉睡。鬼子突然把麦达召村密密地包围起来了，同时，也把通往大青山的麦达召沟、沙兔沟的沟口封锁了。鬼子严密地监视着人民的活动，以防村中人给游击队通风报信。鬼子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后，就喊起了村长和在村里担任着通讯工作的裴守信老汉。裴守信是一个很贫苦的老人，也是一个很出色的猎人。他的青年和壮年时代，都是在大青山上爬来爬去，追寻野兽，在打猎的生活中消磨掉的。

鬼子进村后，就让他四处寻找带路人，老汉提着灯笼

找到了十几名我们的基本群众，当时鬼子很满意，并夸奖他说：“你的大大的顶好！”然后让他回家睡觉去了。裴守信老汉回到家，躺在炕上，翻来复去的睡不着。鬼子动用了这么多的人马，这样突如其来的严密地封锁住村子，封锁住通往大青山游击队的沟口，找到十几名熟悉山路的人，这一切都表明，鬼子是有准备有计划地攻击游击队。裴守信老汉直瞪着两眼想着，游击队是否得知了消息？是否有了准备？是否已经转移了？他的心激烈地跳动着，他和全村的老乡们一样，关心着自己的亲人，为游击队的安危焦虑着。他想着，心跳着，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必须马上给游击队报信去。”

拂晓之前，鬼子的部队在响导的引导下出动了。他们分成三路：一路从沙兔沟进山，企图袭击游击队的背部；一路从麦达召沟顺沟进去，插到游击队的侧面；一路从麦达召沟进山，再爬山赶到纳令沟，向游击队的正面进攻，以引诱和牵制游击队不要撤走。进攻游击队的每股敌人约有三、四百人，鬼子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想一口吞掉游击队。鬼子使用了这么多的兵力，采用了这样的战术，看来，他们是蓄谋已久的。

鬼子出发后，裴守信老汉也跟着他们的脚后跟，趁着黑夜，抄小路进了山。敌人走的是正路，裴老汉就不得不找个小路赶过敌人去。

鬼子出发的时候，游击队的大部分人员还在酣睡着，只有哨兵在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只有日夜为游击队的逐步扩展而不能安睡的队长，边散步，边考虑着游击队的事务。

咚，咚，咚，一个哨兵跑到队长面前来，气喘吁吁地预告着已经发生的事。

“队……长，队……长！”

队长急停住步，注视着那个哨兵，急切地问道：

“什么事？”

那个哨兵还没有从急促的跑步中缓过气来。

“队长！敌……人，敌人。”

“不要急，慢慢说。”

“队长……敌人来了，裴守信老爷爷赶来告诉的，他……他在后边。”

“好吧！你回去赶快通知你们班长，首先占领沟西的制高点，鬼子没有接近时不准射击，我很快就派副指导员去支援你们！”队长很果断地下着命令。

“是，队长！”哨兵好似刚从异常紧张的气氛里解放了出来。

游击队的同志们听说有了情况，很快地都起来了，立即进行着战斗准备。

队长和几个领导同志研究后，就带领着战士去迎击敌人。他怕战士们求胜心切，看见鬼子沉不住气就开枪，影响整个战斗，因此，叫来了副指导员，又特意地叮嘱说：

“你们占领那里后，埋伏好，发现敌人不要射击，如果敌人向你们的方向爬山，不要开枪，就从山上往下滚石头砸狗日的；鬼子如果向你们那里攻击，你们就要又准又狠地揍他们。注意节约弹药，开枪就要有代价。”队长缓了缓气，又叮嘱说：

“一定要注意沙兔沟方面来的敌人。假若鬼子不爬山，你们就监视他们的行动，不要开枪惊他们；假若鬼子爬山，你们就要很快地转移到五峰山的北面，从侧面打击敌人。”

队长很快地进行了战斗的部署，副指导员和二分队长进入了阵地，传达了队长的指示，便开始进行着战斗的准备。留下来的人们，由王弼臣同志和队长带领撤到了北山顶上，裴守信老汉也和同志们一起，进入了战斗的阵地。

“队长，你们以前听到消息没有？有没有准备？”裴守信老汉预感到被鬼子包围了，有点担心似地问。

“没有，老大爷，我们一点情况也不知道。”队长由于进行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很感激地回答着。

“不过，老大爷，你请放心，既然你的报告使游击队可以转危为安，那么，我们依靠有利的自然环境，就可以粉碎敌人的任何攻击。”队长很自信地安慰着没有经受过战斗生活的裴守信老汉。他一边走着，一边说着，好象刚才并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似的。

叭叭叭的几声枪响，接着就是鬼子的机枪和掷弹筒爆炸声，炮弹和子弹呼啸着在人们的头顶上掠过，游击队一枪也没有还击，默默地伏在山顶上。

鬼子试探着打了一气，看看没有什么动静，象乌龟一样地伸出了脖子，一个，又一个……都逐渐地暴露在游击队的面前。

“打吧，队长！打吧！你看那个鬼子整个地暴露了。”通讯员急不可耐地请示着队长。

队长沉默着，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鬼子，象是一个很

沉着的猎人似地观察着。

“不要急，不要急，你没看到大队的敌人还没有走到我们的脚下吗？如果一开枪，鬼子就缩回头去，那我们的脚就踩不住他们的脖子了。”王弼臣同志很机智地、很有把握地答复通讯员。

鬼子虚张声势的机枪和掷弹筒还是不断地射击着。为了使鬼子更多地耗费一些弹药，测验一下鬼子的射击技术，游击队的一个战士，就给他设置了个假目标，用一顶帽子晃了晃，真是生了效，把鬼子的注意吸引来了。四挺重机枪向目标发出了疯狂的吼叫，就这样，把鬼子吸引到游击队埋伏线的西面，鬼子的密集部队逐渐地向西边游击队警戒的山脚下集中着。游击队员们清楚地看到鬼子快要接近副指导员埋伏的山腰了，便从山顶上把大石块轰隆隆地往下滚开了。鬼子一看游击队使用了滚木雷石的战术，也顾不得听候什么撤退的命令，便吱哇乱叫，连滚带爬地往下撤退。鬼子试探着又进攻了几次，每次都让游击队击退了。鬼子在进攻山头时，不仅遭到压头盖顶的大石头，又遭到把守在西山头的游击队的打击。鬼子进攻西山头时，游击队又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他们。鬼子轮番着向游击队进攻，游击队就互相交叉着打击他们。鬼子真象是瓮中之鳖，无处逃跑了。他们被游击队的脚踩住了。

从正面来的鬼子，被游击队打乱了、压住了，鬼子有点晕头转向，重机枪停止了吼叫，他们一面放冷枪支撑着，一面等待着他们的伙伴。

当正面来的鬼子按照出发时决定的时间向游击队发动攻击时，他们预料进攻游击队的枪一打响，消灭游击队的

战斗很快就可结束，但却没有料到第一次进攻就被游击队打得焦头烂额，被踩住了脖子。从背部和侧面进攻的配合部队没有任何消息，鬼子感到很惊奇，为什么没有接应他们呢？

原来从水沟进来的那股敌人，出发的时间虽然很早，可是爬了一夜山路，当游击队和正面的鬼子接火时，他们和游击队还隔有两个山头，干着急使不上劲。是什么原因拖住了鬼子的腿呢？出发时没有计算好时间和路程吗？并不是。鬼子在出发前，曾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和周密的布置，这段路如果让游击队走，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走完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用鬼子的话说：带路的是一个“大大的心坏了坏了的人”。

引路人进山后，就故意把鬼子带上崎岖不平的山路；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就借着鬼子对山路的生疏和夜晚的黑影，把鬼子引到三架石湖里洗了个冷水澡。鬼子这个冷水澡洗得是够痛快的，衣服和武器都湿了；而晚上山沟的气候是很凉的，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也不敢引火烤一烤。引路人就这样带着拖泥带水的鬼子，爬了几个山头，天亮时还没有到达游击队的宿营地。

企图从背面进攻游击队的鬼子，在引路人的带领下，也向乌龟一样地进展得十分迟缓。等鬼子进入了原来预定的进攻游击队的阵地时，游击队也早已安全地撤走了。鬼子眼睁睁地看着扑了个空，就对引路人发作起兽性来了。怒目瞪视着引路人叫骂了一气，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鬼子的这次“围剿”又没有得到丝毫的便宜，却连死带伤地葬送了四、五十人。